

寶吉祥文史教育協會第三屆中小學生成語故事徵文比賽
(電腦打字格式)

篇名：無可奈何

春風捻著往事，在荒涼的土地上狂奔，破敗的矮牆下有一團蒲公英。蒲公英飄到一本書上，書中寫道：「青草會掩沒墳墓，時間會掩沒痛苦。清風已經舔淨出征人的腳印，時間也會舔淨那些沒有回來、而且永遠也不會回來的人留下的痕跡……。」

很小的時候，我站在圍欄前，望著「七十二烈士之墓」幾個字，只知道那是一座很大的公園。近來意外讀到林覺民《與妻訣別書》，想起那年旅遊廣州的匆匆一瞥，不過走馬看花。年紀稍長，我才知道有一種離別不在死亡的當下，卻也沒什麼不同了，又或者更為悲切。

戰爭是人類惹出新災難前，在大環境下殺傷力最大的武器，他們往往能用幾年時間，動搖先前幾百年的時代根基。當戰爭打響，某一時代裡青年的抱負更像是硝煙的燃料，在名為「革命」的枯墳裡添上一把烈火，可惜燒著燒著，成了一杯黃土。那封訣別書裡浸著淚水的一句：「吾充吾愛汝之心，助天下人愛其所愛，所以敢先汝而死，不顧汝也。」論及家國興亡，怎談兒女情長？那些關於長相守的諾言，只能藏進發了霉的夢中，沒人把曾經的愛恨摻雜進戰場，無論是風還是雨。但你不能質疑一位軍人對妻子的愛，他們革的是政權、是歷史，還有那寫滿愛恨嗔癡的靈魂——唯有這樣，史書上「無可奈何」四字才能添上一抹戰士的紅。

「六軍不發無奈何，宛轉蛾眉馬前死。」馬嵬坡下的骸骨，是否還有人祭奠？佛堂前的梨樹和那條白綾，究竟纏走誰的魂魄？若唐玄宗在安史之亂那年，沒有賜死楊貴妃，是否會留下千古罵名？我想這是許多戰爭故事裡，最低回的長嘆。如果說軍人們為了所謂家國榮譽，甘願背負拋妻棄子的罪名，唐玄宗的無奈又該與何人訴說？奈何在那樣動亂的時代裡貴為一國之君，人民等待的是一紙家書、一份捷報、一處安家，所以當他金甲批身，便也逐漸遠離了玉帛笙歌和那處溫柔鄉。他此舉不負天下，卻也只是不負天下。

「裝扮靜靜頓河的是年輕寡婦，靜靜的頓河靠千萬孤兒點綴，頓河的波浪本是滴滴父母淚。」當時間長河將這一切推遠，當他們的一生收束為歷史兩個字，作為有關鐵血故事的後世旁觀者，對我來說有時候戰士只是戰士，他們不為姓名而活，也不為留名而死。終有一天，雪皚掩埋戈壁和硝煙，戰爭過後是料峭寒冬中的生機，可春風總吹不乾歷史的兩行淚。我不會說在動亂中選擇明哲保身是錯，於是望向紀念碑上密密麻麻的「烈士」，更有種說不出的感受。

時代總是荒謬，歷史向來無情，人們不知道見證王國的殞落究竟是幸還是不幸，這何嘗不是我的無可奈何？這時我想起蒲公英的花語：我在遠處為你的幸福而祈禱。但願下一陣春風拂過山崗時，帶走每個血染黃沙的生命，飄向沒有殺伐的世界。

評語

作者以戰事中的無可奈何為主軸貫通全篇，援引黃花崗、馬嵬坡的史實，以及小說《靜靜的頓河》，全篇夾敘夾議，深刻闡述出令人只能掩卷長嘆的無可奈何，並在結尾時留下意味深長的祈願。作者筆力矯健，文采斐然，唯「一杯黃土」應為「一抔黃土」，「雪皚」亦不成詞，然瑕不掩瑜，仍為上乘之作。